

請您分享一下加入司法領域的動機和原因，另外您在這領域服務多久的時間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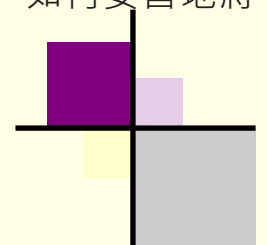
我分發擔任普通法院法官到民國 97 年智慧財產法院成立、擔任智慧法院法官迄今，已有 27 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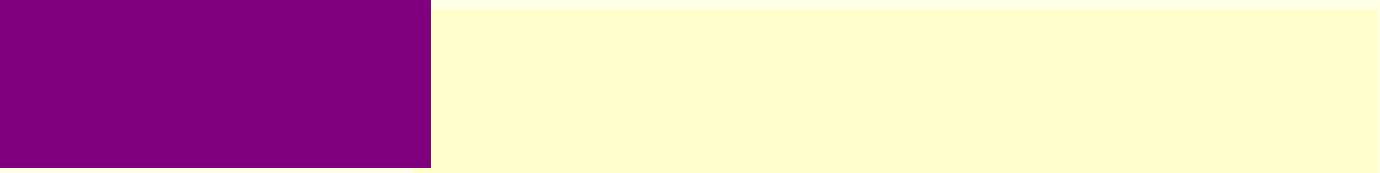
法官最重要的工作是認定事實、調查證據及適用法律，以做出最終裁判。我最初在普通法院審理的是民、刑及家事案件，那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刑事的重大金融案件，這件重金案件與銀行違法超貸有關，期間需要訊問許多證人，並認定偽造私文書、有價證券、印章及印文等數量，而在這繁瑣的調查與認定過程中，我獲得機會參加智慧局所舉辦的專利研習課程。那次的研習課程，有時任盧文祥副局長、交大科法所所長劉尚志老師擔任

講座，我瞭解到何謂專利撰寫與侵權判斷，而第一次接觸專利領域，我才發現它與傳統法學案例是那麼不同，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爾後我選擇進入交大科法研究所，正式踏入 IP 領域，隨後法院有設置智慧財產專股的需求，我取得相關專業證照、見證民國 97 年智慧財產法院的成立，一路走來覺得十分有趣。

您如何領導 IP 司法領域相關專案？您從他人所得到的工作上最佳建議為何？  
有無 IP 界的女性人物讓您得到啟發？

我的工作是法官，以審判為主，而個案的審判，最重要的是從眾多當事人的陳述及證據資料中，調查證據並釐清相關事實，進而撰寫判決、做成判斷，每件案件等同於我的專案。我審判工作的特色，在於常常需要技術上的判斷，如何妥善地將技術概念及法律概念相互結合是很重要的。





法官的訴訟指揮，是在確認調查方向後，透過和不同專業領域的技術審查官合作，以及當事人、代理人包括律師、專利師或專利代理人之間的協調來完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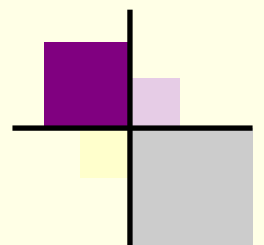
「跨域合作」的模式十分有趣，我是法律專業，技術上的問題並不是我的強項，在審判過程中借重不同背景專家的專業，讓案件的事實更加清晰，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。很感謝大家總是兩肋插刀、鼎力相助，讓整個案子順利推行。舉例來說，之前我承辦一件與電路圖相關、涉及圖形著作的刑事案件，這個案件的法律面與著作權法「重製」的概念有關，技術面則需釐清電路板的設計、生產過程，在此技審官就扮演重要的角色。透過技審官提供的基礎技術知識，我們必須思考案件如何與著作權法的概念相結合，並分辨全案涉及的是「重製」而非「實施」，最後在法庭及訴訟程序當中，還必須讓檢察官、告訴人以及被告都能充分瞭解法律面與技術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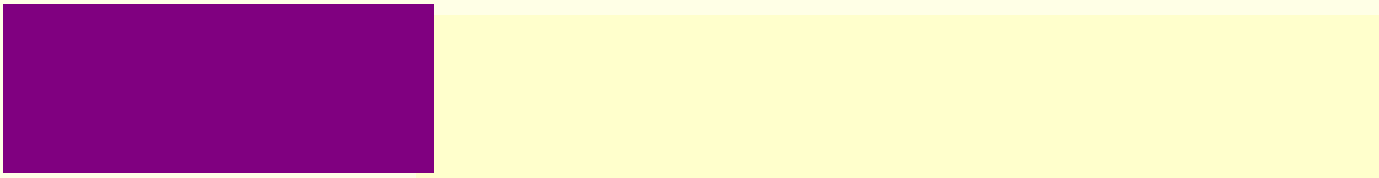
在處理 IP 案件這一路上，我獲得許多寶貴的建議，其中「有耐心地聆聽」，是我認為在跨域合作的案例中最重要的事。對法官來說，聽審十分重要，必須讓當事人充分陳述、表達立論基礎，並去思考當事人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、背後可能基於什麼理由，才去做判斷。

職涯中我遇到很多貴人，而在 IP 領域對我影響最重要的女性領袖就是智慧財產法院首任院長——高秀真院長。高秀真院長是傳統法學領域非常優秀的法官，她心胸包容、思想開明的特質，帶給我很大的啟發。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，過去大家會認為「法官不語」，法官要說的話就是寫在判決書裡，然而隨著思維的演進，高院長反而鼓勵法官走出去，與智慧局、代理人界及律師界交流，以避免形塑象牙塔，尤其是 IP 這樣國際性的領域，同時又需跨域結合，已不單純只是法律問題，透過瞭解來自業界、技術界不同的想法，回饋到智慧財產案件的審判過程，最後才能更加貼近事實。很感謝高院長給我們豐富且寶貴的建議及工作經驗。

**女性在 IP 生態系統中面臨的挑戰為何，又該如何去面對呢？  
而女性在 IP 生態系統中，如何互相支援？**

或許因為法官的工作性質強調司法的獨立性，我行使的是法律賦予的職權，因此在過去的經驗裡，我比較感受不到性別對我這個職業所帶來的影響。





對於後進同仁，特別是女性同仁，您有什麼建議與期許？在校學習過程或職業生涯，您所遇到最大的挑戰為何，您又如何克服？

對後進同仁，無論性別，我會強調要強化自身領域的專業能力、不斷累積經驗。

求學生涯中，傳統觀念較強的長輩常常問我：「女孩子為什麼要念法律？為什麼不選擇師專？」、「為什麼要出國念書？現在念碩士，未來嫁得出去嗎？」，甚至是博士在學期間，也在一次的聚餐上被校外講師當眾問：「女孩子為什麼要念博士班？」，這些提問都很典型，他們會覺得女孩子不需要這麼多。這些話聽在耳裡，當下肯定是不舒服，但這都沒關係，以我念博士班為例，我是同學間最快拿到博士學位的，性別帶來的影響其實並不大，真正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找到問題意識、研究方法，完整地提出論文並通過考試。

我很感謝我的母親一直以來給我的支持，母親認為有機會就去把握，不去侷限我的發展，不論是當初念北一女，後來考上法律系，一路緊接國考、碩士，到攻讀博士，總是鼓勵我選擇我自己想要的道路，這讓我瞭解到支持系統的重要。

